

#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偏误研究综述

徐凯 沈玥 段雨宏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 由于结构的复杂性和用法的灵活性, 离合词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综述近二十年的对外汉语离合词教学研究文献, 总结了汉语二语学习者在离合词习得过程中的偏误类型和偏误原因, 并归纳了相关的离合词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师进行离合词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 离合词; 偏误类型; 偏误原因; 教学原则; 教学方法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1142

在现代汉语中, 离合词是特有的一类语言现象, 结构复杂且规律难循。离合词多由双音节语素构成, 既可分离成短语, 也可合并为词。同时, 它具有极为浓厚的口语色彩, 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意蕴十分丰富<sup>[1]</sup>。然而, 离合词的错误使用一直是外国留学生难以解决的问题,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 无论母语为何种语言的留学生, 在汉语运用中都存在这类问题<sup>[2]</sup>。因此, 探究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离合词习得偏误问题, 有利于把握汉语二语学习者离合词习得规律, 服务对外汉语离合词教学。

##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偏误类型

根据现有研究, 汉语二语学习者离合词偏误的基本类型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该“离”未“离”、似“离”非“离”和“形影”不“离”。

第一, 该“离”未“离”, 即应当使用离合词的扩展形式却未使用。这一类偏误主要发生在低年级的学习者身上, 他们往往将普通动词的语法规则过度泛化至离合词, 从而产生偏误<sup>[3]</sup>。如, “请不要生气他”。当句子中的离合词“生气”所表示的动作关涉到人时, 需要使用离合词的扩展形式, 即“请不要生他的气”。即使不用“离”的形式, 离合词所涉及的对象也应当由介词引出(如“我明天和他见面”)。除此之外, 当离合词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和完成或表达动作持续时间的长短、动作的数量时, 需要插入时态助词、数量短语、定语、补语等进行精细化地表达<sup>[4]</sup>。然而, 低年级学习者往往对此感到困惑, 他们不知道何时, 在什么位置, 需要插入什么样的词<sup>[5]</sup><sup>[6]</sup>, 这也就出现了类似上述的偏误句。

第二, 似“离”非“离”, 即虽然使用了离合词的扩展形式, 但插入成分的处理并不完善。在使用离合词时, 有些汉语二语学习者也想到了扩展形式, 但是因为离合词的扩展方式繁多, 再加上学习者本身对离合词一知半解, 就难免出现“似‘离’非‘离’”的偏误<sup>[6]</sup>, 如“\*他结过婚两次”。这样的偏误留学生经常犯, 学习者可能知道这些词可以“离”, 但由于插入成分复杂, 在使用离合词的扩展形式时就会“丢三落四”, 忘记数量词应该放在宾语前面修饰宾语, 从而产生偏误。

第三, “形影”不“离”, 即表面上使用了离合词的扩展形式, 但实质上构成离合词的语素却紧密相连。这一类偏误主要表现为“重叠”和“倒装”的误用。首先, 离合词(大部分是动宾式离合词)常见的重叠式有“AAB”“A了AB”和“A—AB”三种<sup>[7]</sup>, 如“握握手”“握了握手”“握一握手”。而很多汉语二语学习者往往将普通动词的重叠式不合理地套用于离合词, 从而产生类似“\*握手握手”“\*握握手手”的偏误。其次, 离合词的倒装形式为“B……A”而不是“AB……AB”。如“婚也离了”而不是“离婚也离婚了”。近年来留学生使用离合词造句时, 经常产生此类偏误<sup>[8]</sup><sup>[9]</sup>, 在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 对外汉语教师必须给予此类离合词偏误足够的重视。

##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偏误原因

一般来说, 导致离合词偏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的干扰、教学指导的影响和交际策略的干预。

### (一) 母语负迁移

离合词在词汇意义上相当于一个词, 许多离合词在学习者母语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词<sup>[10]</sup>, 如“生气”。但由于构词法不同, 汉语词“生气”是由一个“动语素”加上一个“宾语素”组配而成。而英语中的“anger”是一个凝固的音义结合体, 无法细致地划分其“动”“宾”语素, 所以母语为英语学习者在使用离合词时, 不自觉地会受到英语的负迁移作用<sup>[9]</sup><sup>[11]</sup>, 把“生气”当作英语中的及物动词“anger”, 从而产生“生气他”的偏误。此外, 他们在插入数量短语或补语时也会受到母语的影响, 经常颠倒谓语(动词)、宾语、补语的位置。以“他睡了三个小时的觉了”为例, 由于受到英语句式“He has been sleeping for three hours”的迁移作用, 他们可能会造出“他睡觉了三个小时”这样的偏误句。

### (二) 目的语知识的干扰

汉语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离合词时, 往往把他们学得不够系统的、掌握得不全面的离合词知识“推广”至其他离合词, 甚至非离合词; 或者把普通动词的语法规则泛化到离合词, 从而造成偏误<sup>[8]</sup>。比如, 汉语的补语通常放在动词之后, 宾语之前, 他们在学到这条规则后就会监控其他汉语的输出。可是在输出过程中, 他们就有可能将离合词的用法进行过度泛化, 混淆离合词和普通动词的语法规则。如“我见面不了他”, 把“见面”简单地处理为及物动词<sup>[11]</sup>, 再者, 学生在掌握了双音节动词以及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ABAB 以及 AABB 的语法规则之后, 也会将其错误地类推到离合词的重叠用法上, 说成“见见面面”“见见面面”<sup>[12]</sup>。

### (三) 教学指导<sup>[13]</sup>

教师的教学对离合词习得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课堂上教师说明得不够严密准确, 示范引导得有偏差, 课堂训练方法效果不好等都会导致偏误的产生<sup>[14]</sup>。一些研究发现, 很少有教师能做到系统讲解离合词的扩展用法, 有的教师对离合词缺少必要的认识和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 更没有充分重视离合词这一教学项目, 对离合词的用法轻描淡写, 对学生使用离合词出现的偏误有一定容忍度, 更甚至采取“踢皮球”的方式处理<sup>[16]</sup>, 留给其他汉语课的老师讲, 从而对学生产生误导<sup>[7]</sup><sup>[15]</sup>。

### (四) 交际策略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情感因素甚至比认知因素还要重要。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汉语二语学习者在习得离合词时, 就会产生情感上的抵触与过滤, 进而采取消极态度, 回避离合词的使用。比如, 类似“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中的离合词倒装用法, 留学生一般不会使用, 而是改为“他气得

不说话”这样简单的句子，刻意避免在使用离合词扩展形式时可能出现的偏误<sup>[17]</sup>。虽然这种回避策略不影响听话者对语意的理解，却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 三、对外汉语离合词教学策略分析

针对汉语二语学习者离合词习得过程中的偏误类型和原因，研究者开始从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入手，对“症”下“药”，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一) 教学原则

1. 在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尽可能地对离合词进行专门教学。周琳、李彬鑫在对国内某大学初级班28名汉语二语学习者进行离合词教学实验探究后，指出很大一部分被试因为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离合词“离”的形式而无法作答<sup>[13]</sup>。所以，系统的、专门性的离合词教学很有必要。

2. 加强对比，突出不同<sup>[10]</sup>。离合词的使用偏误主要就是被视为一般动词来使用，为了减少偏误，有必要将离合词与一般动词加以比较学习。其次，还可以将汉语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找出不同，反复讲解，使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加深对离合词特征的感性认识。

3. 先词后语，先“合”后“离”，先易后难<sup>[8][9][12]</sup>。离合词属性特殊，教学时应有所侧重，不应着力相同。在教授离合词时，教师要分清主次，先教授汉语二语学习者容易习得的离合词“合”的形式及用法，再重点讲解、强化离合词的扩展形式，循序渐进。在初级阶段教授比较简单的离合词扩展形式，中高级阶段则要掌握更多的插入成分<sup>[6]</sup>。

#### (二) 教学方法

研究者提出的教学方法种类丰富，大体有模板教学法、对比教学法、语块教学法和情景教学法。于歌提出模板教学法，即先列举出几个离合词较为典型的扩展形式作为教学模板，在学生的感性记忆建立离合词扩展图示，再向模板中引入新的语言材料<sup>[18]</sup>。赵焱<sup>[9]</sup>、崔新丹<sup>[10]</sup>等人提倡在汉语与学生母语、离合词与一般动词对比的基础上，突出汉语离合词的不同，重点讲解离合词的区别特点。秦玥提出把离合词以及扩展形式作为语块教授给学生，使其掌握并形成语言习惯<sup>[19]</sup>。周琳<sup>[12]</sup>则认为将离合词放置于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让“情景”决定离合词的使用形式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

然而，这些教学方法大部分是基于语法层面，缺少对离合词语义、语用等方面的考虑，即使有（如“情景教学法”），在教学对策方面也是对其进行简单的论述，并没有详细的教学步骤。各种教学方法的实施效果如何，亦待进一步研究。

### 四、回顾与展望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学界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偏误”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有一些地方仍需完善：

#### (一) 拓展研究视角

以上研究大多是从汉语语法层面出发，对离合词教学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角狭窄。有研究表明，离合词的运用往往与人的言语习惯、心理状态、说话场合等密切相关，离合词的使用依赖一定的语境<sup>[20]</sup>。在一定的语境下，如何正确使用离合词进行交际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二) 尝试新的研究范式

现有对外汉语离合词教学研究多是以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验等方式考察学习者离合词习得的整体情况，进而用所得数据、结果进行定量分析，缺乏历时跟踪研究和质性探讨。因此，未来研究也可重点关注

此方面。

### 参考文献

- [1]汪国胜, 王俊. 从轻动词角度看现代汉语离合词[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0(2): 101-105.
  - [2]杨庆蕙. 对外汉语教学中“离合词”的处理问题[A].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C].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1993: 6.
  - [3]萧频, 李慧. 印尼学生汉语离合词使用偏误及原因分析[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6(3): 1-7.
  - [4]杨园林. 动宾式离合词离析形式的结构特点及语义、功能探析——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来看[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4(4): 157-159.
  - [5]王瑞敏. 留学生汉语离合词使用偏误的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05(S1): 27-29.
  - [6]周婷. 动名式离合词分析及其教学[D].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 [7]罗仁杰. 韩国留学生习得离合词的偏误研究及教学建议[D].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8]李瑞芬. 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离合词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研究[D]. 云南大学, 2015.
  - [9]赵焱. 对外汉语离合词教学初探[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71-73.
  - [10]崔新丹. 基于语料库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离合词”的习得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11(3): 66-68.
  - [11]何清强. 外国留学生动宾式离合词的两类偏误分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1(4): 140-144.
  - [12]周琳.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教学[D]. 四川师范大学, 2020.
  - [13]周琳, 李彬鑫.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离合词教学实验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15, 29(3): 423-432.
  - [14]林恩琦. 泰国学生汉语离合词习得研究[D]. 北京大学, 2013.
  - [15]张琪. 近年对外汉语离合词教学研究综述[A].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第五届北京地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C].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012: 6.
  - [16]余碧瑶. 泰国学习者汉语动宾式离合词偏误分析[D]. 云南师范大学, 2019.
  - [17]程桥. 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习得离合词的偏误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 [18]于歌.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教学[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09(5): 129-131.
  - [19]秦玥. 英语母语者习得动宾式离合词的偏误分析[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20]贺水彬. 从“幽了一默”谈词的离合规范化问题[J]. 语文建设, 1993(12): 27-28.
- 基金项目: 2021年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SCJY2105); 2020年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国际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助教反馈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Y20201052)。